

红云町咖啡屋 事件簿

②

直到那一天



〔日〕吉永南央／著

星野空／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红云町咖啡屋 事件簿

②

直到那一天

【日】吉永南央／著

星野空／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直到那一天 / [日] 吉永南央著 ; 星野空译 . —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7
(红云町咖啡屋事件簿)
ISBN 978-7-122-24924-1

I. ① 直… II. ① 吉… ② 星… III. ① 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0908 号

SONO HI MADE Koun-cho Kohiya Koyomi 2 by YOSHINAGA Nao

Copyright © 2011 by YOSHINAGA Na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YOSHINAGA Na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PR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4-1579

责任编辑: 李 壬 李岩松

装帧设计: 蚂蚁王国

责任校对: 程晓彤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80 千字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如月之人偶

1

卯月如飞

37

水无月，摇曳之绿

73

叶月的雪之下

115

神无月之声

153

师走，直到那一天

195



如月^❶之人偶

❶如月：在日语中表示阴历二月。



草履踏着的步伐骤然停下，水滴自长柄伞啪嗒啪嗒地落向捻线绸布和服。她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在绿化丛中发现了一只没穿衣服的人偶。那是在一栋看起来像是家庭公寓，没有建成太久的三层高的楼前。

飘雪如雨丝的午后，红云町的住宅街上看不到人影。

阿草朝着绿化丛走近一步，张望着仰天躺在杜鹃花间的人偶。手从后颈窝盘起的头发上取出玳瑁色的发拢，整理两鬓垂下的白发。

三头身的人偶看起来软绵绵的，就像是幼女的尸骸。它的头约有苹果一般大，闪着光泽的肉色身体上到处都沾着湿漉漉的泥。从微微弯曲的蓬松栗色头发之间，可以看到水汪汪的玻璃珠眼眸。

阿草下意识地避开了那对眼眸。在遥远往昔夭折的独子的面容隐隐浮现在眼前。“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阿草嘟哝着抱起人偶，走到了面前自行车停放处的雨棚下。一个

老婆婆抱着人偶——外人看起来定然会觉得这场景很诡异吧。一思及此，阿草不禁有些心浮气躁，却还是用手抹去人偶身上的污泥，并用挂在雨棚架子上满是灰尘的浅蓝色围巾裹住它，人偶的表情似乎显得柔和了些。

回到小藏屋套上烹饪服，阿草还是不时地想起那只人偶。虽不至于挂念得无可救药，但在旧民家风的店里看着挑选日式餐具的客人时，抑或是冲泡试饮用的咖啡时，总会不由得想起。

人偶一定是小女孩的东西吧。

虽然把它放进了看起来没怎么骑过的自行车前篮里，但车主的孩子会留意到吗？

而且，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丢弃人偶？

因为思考着这些，连对在洗碗池那一侧擦拭吧台的久实都含糊以对。

“阿草夫人，你在听吗？”

阿草抬起头，只见本该卷着袖子四处忙活的久实摊开了一张招聘广告站着。当地的 FM 电台也已经转到了六点前的新闻节目，离打烊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客人渐渐减少。

“不好意思，我出了会儿神。什么事？”

曾经是滑雪运动员的久实对着阿草露出健朗的笑容。

“据说那边那个被关闭的温泉设施要改成运动俱乐部哦，正在为了下个月的开张招人哪。”



“对对，就是从这里一直走然后往右拐的地方吧。现在正在改建，搭着脚手架呢。”

做补充说明的是货运员寺田。他刚把货物搬进后面的仓库后关上细格子拉门，看了看外面又望向阿草：“是客人吧。”

只见玻璃门被推开一条缝，一名男性正站在外面。阿草请他进来后，在收货单上盖下印章后继续话题。

“那么是找到买主了？”

“那个地方总是不知道是否在营业呢。”

回忆起那栋招牌上已经有部分文字剥落的灰色建筑，三个人一起苦笑。

这期间，那位犹豫着进店的男性客人已经选择了入口附近的桌边坐下。他脱下皱巴巴的卡其色外套，小口小口地吸起了试饮咖啡，又拜托正要整理报纸的久实给他看那张招聘广告。

“那个，刚才你们说的新开的运动俱乐部招人什么的单子呢？”

“就在第二格的右面。啊，但是那里招的似乎是女性员工。”

“什么呀，这样啊。”

男人接过传单，有些遗憾地挠了挠头。

是刚被解雇，还是疲惫于不稳定的非正式聘用？久实对这位似乎正处于类似情况的年轻客人送去同情的眼神后，走

到收银台后打开收银机结算。

“运动俱乐部开张后，小藏屋的客人不是也会增加吗？你就试着去玩玩咯。还可以顺带宣传小藏屋以及找男朋友。”

寺田鼓励着久实“加油啊”，说着走出店去。

兴许是和风潮流复兴已久，在家休闲度日的人也有所增加，出售连阿草自己都觉美味的咖啡豆以及精心挑选的日式餐具的小藏屋有许多固定客人。但即使这样，不景气的阴影还是开始渐渐表现在营业额上。

不过用唯一的正式员工久实的话来说，或多或少的不安因素正是她干劲的源泉。虽然年轻得可做自己孙辈，但久实不单会在繁忙期间安排兼职，而且是从心底为了店里自发工作。亏得有她，阿草才能心里有底。

久实转脸看向店前的停车场上渐渐驶离的卡车，撇着嘴道：

“什么呀，寺田说的‘加油’里找男朋友占的比重更多啊。”

“哎呀，小久实可是我的倚靠哦。请多关照。”

两人彼此窃笑间，相机的快门声响起。阿草与久实反射性地看向桌边的男性客人。

客人架着一部黑色与银色相间的相机。拇指拨弄着快门按钮旁的扳手以卷动胶卷，这是相当古老的相机。在数码相机为主流的现在，这样的动作颇令人怀念。

“因为还剩几张胶卷。”他说着，又把镜头对准了天花板。



他像是被小藏屋的粗横梁勾起了兴致，愉快地摁着快门。

虽说突然被人拍照并不是让人心情愉快的事，但男子生动的表情与入店时截然不同，阿草不由也感到愉快。久实的心情似乎也是一样，她乐呵呵地看着那男子。

不久，男子站了起来，他请阿草站到了吧台内侧的中央，本以为他是要从正面拍照，他却从试饮用的器皿中挑选了一只旧荞麦猪口^①，请阿草双手拿着后按下了快门。他的一举一动都甚为娴熟，俨然就是名职业摄影师。

“给我这种老太婆的手特写，你的审美真不错。”

听到阿草的话，男人害羞地笑了，他把拍完的胶卷用指尖咕噜咕噜地卷起。这同样是在使用老式照相机时很普通的动作。他率直的表情又像是尚不通世事的大学生。

“这很适合作为徕卡 M3 的收尾之作。”

“哎呀，那是徕卡吗？”

“您知道？”

“是啊。前一阵还有客人发牢骚呢，名机徕卡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高岭之花。他好像很崇拜木村伊兵卫和土门拳^②。”

① 荞麦猪口：猪口是一种日式的圆口小容器，荞麦猪口一般用来盛放荞麦面蘸的面露。

② 木村伊兵卫和土门拳都是日本著名的纪实摄影家。

或许是想起了那名客人，久实也在阿草的身边笑了。

“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但它和数码相机不同，快门声很含蓄呢。感觉像是在里面响一样。”

“您说的这话真让人感动啊。我这一代二三十岁的人一般都是一副完全不知所谓的表情。不过，我已经要把它卖掉了。”

阿草回忆起男人看招聘广告的事，和久实对视后沉默了。

然而，男人看起来似乎还没有为生活发愁到这般地步，他看了一圈商品后，购买了备前和彩瓷的深杯，说是要送给工作结束后必会享受晚酌之乐的双亲。当他提及双亲经营一个小工场但自己不会去继承时，语气显得有些寂寞，但又开朗地承诺会带着相片再次前来。

久实目送客人离开后一边关店一边嘟哝：

“卖掉不要紧吗，那个人。”

“真是呢。”

想到他在那镶着银边的镜头后恋恋不舍地说着还剩两张、还剩一张的样子，不由有些伤感。

打烊后，阿草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在吧台内的椅子上坐下并打开小窗。雨又在下，凛冽的风如舔舐般穿过以旧木材建起的柱子与横梁，贴着灰泥墙直至高高的天花板。用抛光的竹子与日本纸做成的灯悠悠晃动。

丘陵上方的观音像，今晚依然沐浴在橙色的灯光中俯瞰夜晚的小镇。



阿草仰视着观音像，心中思考着各种无谓之事。诸如藏在里间自己住处的晚餐食谱，又想若是下雪，每天要去参拜河滩上的祠堂、观音、三岔路口的地藏这个日常功课就减少一下吧。没多久，那只人偶倏地浮现在眼前，她想，说不定那就是其主人的模样。

然而几天后的星期五，她发现自己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午前吹着干涩的风，阿草和那个雨天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出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孩子拎着那只人偶站在相同的地方。那孩子有着蓬乱的长发，一张英气的脸——以女孩子来说，和五月人偶有些像。这个时间小学生应该还在学校。那么，以体格来看，大约是五六岁。

乍看之下，阿草觉得那是个没人照顾的孩子。脏兮兮的摇粒绒大衣、牛仔裤与运动鞋，看着正欲通过的阿草，她抬起的小脸没有表情，乌黑的眼眸拒人于千里之外。人偶依旧没穿衣服。而且，孩子的脖子上，挂着那条并不像是洗过的浅蓝色围巾。

这般年龄的孩子正是父母的写照。若父母不笑，孩子也不会笑。

这么一想，阿草不由又气又怜。

“你好。”

阿草在她面前蹲下身，却还是没有回应，只是瞪着自己。

“给娃娃裹上那条围巾的，是我哦。”

孩子的表情没有变，只是小手刷地攥住了浅蓝色围巾的一端。

“下雨天的时候，娃娃就在那里。”

阿草伸出皱纹斑驳的手，顺着孩子的视线上方指向绿化丛。乌黑的眼眸第一次流露出微微的好奇心，她看向阿草示意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她会冷。”

孩子不时地摆弄着围巾，巧妙交叠在一起的双脚不安分地动着，像是不知所措，也可能是她以为自己拿下了人偶的围巾而被骂，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看来对话的趋向不妙。阿草微笑着改变话题，想表示自己并没有敌意。

“我叫阿草。小妹——”

正要开口，阿草却“咦”地沉默了。

五月人偶的脸上，那双闪动着鄙弃的眼眸。

仔细一看，孩子的运动鞋是蓝色的，鞋背上粗粗的魔术贴附近，还画着像是动画里怪兽那样的东西。是了，这孩子是……

“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

撅起的小嘴松动了。

“小武。”

果然。打破僵局的阿草又问：



“那个娃娃是你的吗？”

人偶忽然被猛地抛开，撞到格子花纹的捻线绸布和服的袖子上，滚落到柏油路上。阿草虽然没指望他会好好回答，但也没想到竟然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不由有些着慌。

“哎呀哎呀。”她小声嘀咕着，目送那小小的背影冲回公寓。

美丽的编织物在阿草手中渐渐松散。

“为什么男孩子要留长发玩娃娃呀。虽然以前是有把男孩当女孩养会长得结实的说法。”

阿草说着，视线越过老花眼镜的镜框上方望向对面沙发上的久实。尚有些许弯曲的鲜红毛线晃荡在半空，在久实的手中变成了一团圆滚滚的球。久实是第一次拆旧毛衣，看起来她乐在其中。

“如今没这种事了吧？”久实问道。

阿草回答：“那么，就是父母的兴趣？”

这里是由纪乃家里明亮而现代化的起居室。

阿草在打烊后拜访了童年玩伴由纪乃。她带去了盛有菜包肉的锅、艾草面包以及那只人偶。为了因左半身不太灵活而不便外出的由纪乃，连聊天的话题都一并奉上。开着爱车帕杰罗送她来的久实因为想听阿草把人偶的故事说完，最后也一起用了晚餐。在用餐后水果时，她们决定拆了家里的旧

毛衣给人偶织一件毛线裙，拆掉袖子的毛线就已经足够了。

在干其他活儿的由纪乃一张圆脸转向身边的久实，将歪了的圆眼镜扶正。

“是呢，或许正像小草说的那样，父母把自己的兴趣强加到了他身上。不是也有连话都说不好的孩子却被打扮成大人样嘛。”

“是啊。染了头发，还做美甲。”

无纺布做成的小袋子从由纪乃行动不便的左手落下，久实迅速拾起。由纪乃正在把保存下来的柚子皮塞进小袋子里。初冬时庭院里结满了柚子，她觉得浪费可惜，就开始做起入浴剂，看中的就是它既有利于复健又能泡澡的功效。她膝上的四方形罐子里，满满的都是切开干燥后的柚子皮。

瞧见久实恢复原来的姿势，阿草把弯曲的红色毛线往上拉了拉。

“不过，我觉得那孩子不会任由父母摆布。”

“啊，是呢。因为他还用娃娃砸阿草夫人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家庭呢？”

或许是收入微薄的母亲独自抚养他吧，久实认为。但由纪乃却表示就算这样也不能作为理由，不过就是单纯的放弃抚养。由此可见她作为养育了两个孩子的母亲的自信。阿草想起小武如五月人偶一般的脸，说：“不过我觉得他是有饭吃的。”



久实缠完了毛线，左右手一起比出了投接球的姿势。

“看到穿着洋服的娃娃，小武会怎么说呢？”

“不知道呢……”阿草叹息着回答，用手指拭去沾在老花眼镜上的灰尘。她想要揣测小武的心情，却并不成功。把有着人类外形的玩具像交通工具一般随意放在外面，某一天又再捡起来，阿草不由对这种行为感到迷惑。但如果把这看成是孩子特有的喜新厌旧，却又能释然。

“现在想想，也有像是那孩子自己离不开娃娃的感觉。”

阿草从久实手中接过毛线球，在钩针上开始起针。如果是直筒形的连衣裙，今晚就能完成。

第二天星期六的上午十点出头，阿草把店里的事交给久实后出门去见小武。她单手拿着身穿毛线连身裙的人偶在公寓附近寻找，却没找到小武。

无奈，阿草只得把装着人偶的手提包挂在了——一〇一室小武家的门把上。因为昨天看着那孩子冲回屋，所以她知道房间号。门牌上写着“田沼”两字。她没有按门铃。虽然电表走得飞快，也可以听到人的动静，但阿草并没有打算连他家人都见。

然而，门锁却发出咔嗒的声音。

就在阿草感到畏缩时，玄关口的大门迅速打开，里面出现了一个身穿彩色运动服的男人。他的视线笔直地射向阿草。

“啊，真是不好意思。”

男人中等身材，短发，看起来虽然年轻，但也有三十多

岁了吧，有着两道粗眉和精悍的五官。他打量着手提包，似乎对一切都已了然。他看起来精力充沛，仿佛刚刚慢跑归来。

阿草把手提包从门把上取下后递给男人。

“田沼先生吧。小武呢？”

“不清楚……去什么地方了吧。”

田沼的视线越过阿草的头顶粗粗地往外看了一圈。

“我想等他饿了就会回来的。”

“那个，小武有没有提过我……”

“那家伙怎么会说。我透过工作间的窗户看到的。昨天也是，今天也是。”

阿草皱起了眉，她在心中责备着田沼：那么能不能有点父亲的样子管管孩子？

“天冷，您请进，我刚泡了咖啡。”

“不用了，我来并不是为了这个。”

阿草拒绝后，阴云笼罩上了田沼的脸。

“我觉得您还是把事情听一下比较好。实际上前一阵儿童咨询所的人来过。好像是附近的人去举报了。”

“啊……”

阿草心中虽然觉得理当如此，但却回答得暧昧。田沼破颜一笑。

“还是请进吧。不然又要像上次那样了。而且这咖啡是小藏屋的咖啡豆，还是说您必须立刻回店里？”